

由于民主党籍议员集体“远走他乡”，美国得克萨斯州众议院8月4日未能推进一项有利于共和党的议案。共和党人控制的州众议院随即下达针对民主党议员的逮捕令。

民主党方面对威胁显得不以为然，并放话将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，以期在明年中期选举中增加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位、打压共和党势力。



# “逃离得州”

## 50多名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 阻止选区划分，州长发逮捕令

共和党发出逮捕令  
民主党议员：对方虚张声势

得州议会众议院原定4日就在该州重新划分联邦众议院选区的议案进行表决，但逾50名民主党籍州议员3日出走至伊利诺伊州、纽约州等民主党主政的州，导致表决因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举行。

共和党人控制的得州众议院4日对出走的民主党籍议员发出民事逮捕令；前一天要求出走议员24小时内返回的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·阿博特也要求执法部门搜捕他们。议长达斯廷·伯罗斯警告，这些议员如果“执意走这条路，将面临后果”，包括每日500美元罚款。

阿博特还称，民主党议员以出走方式拒绝参加表决，如同放弃议员资格，今后可能被逐出议会。他4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批评有关议员，称“得州人从不当逃兵”。

这些民主党议员则与共和党人叫板。出走至纽约州的议员约兰达·琼斯说：“得州的传票在纽约州不管用，所以他（阿博特）没法来抓我们。得州的传票在（伊利诺伊州的）芝加哥也不管用……他只是在虚张声势。”

### 两党议员多次以出走方式抵制议案

如果在得州重新划分选区的议案获通过，将有望帮助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增加5个联邦众议员席位。得州目前在联邦众议院435个议席中共有38席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占25席和

12席，另有一席因一名民主党籍议员3月去世空缺。

当前的两党攻防战还导致得州议会无法表决其他议案，包括向上月得州严重洪灾灾区提供援助和增设洪水预警系统。美联社数据显示，洪灾导致至少136人死亡，成为美国百年来最严重的洪灾之一。

其实，在美国的州议会，两党议员以出走方式抵制议案并非新鲜事。2021年，得州议会民主党人也上演这一幕，当时出走30多天。2023年，俄勒冈州议会共和党议员出走长达六周。

### 两党为重划选区开始一场“军备竞赛”

共和党人谋求以重划选区巩固在国会优势的同时，民主党人也寻求如法炮制。按照美国媒体说法，两党正围绕重划选区开始一场“军备竞赛”。

美联社4日报道，在民主党主政的加利福尼亚州，民主党人已经草拟方案，试图以重新划分选区减少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。

加州目前在联邦众议院有52个席位，其中民主党人占43个。如果重划选区得以实现，共和党人议席可能减少5个，民主党人议席增至48个。

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·纽森4日表示，加州对得州共和党人的做法“不会坐视不理”。

纽约州民主党籍州长凯茜·霍楚尔4日举行记者会，多名得州民主党议员在座。她宣称，民主党方面“不会容忍一群不法牛仔以抢劫马车的方式夺走我们的民主”。

“开战了。”霍楚尔说。“如果共和党人企图通过改写规则达到占据优势的目的，那么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如法炮制、以毒攻毒。”

■据新华社

## 观察 得州选区重划为何成为美国党争新焦点

特朗普重新执政仅半年，但两党均已着眼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并开始排兵布阵。得州作为共和党长期主政的美国最大红州，其选区变动对中期选举结果将产生显著影响。

更关键的是，此次风波直指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顽疾，即某一政党通过操纵选区边界以巩固自身优势。具体操作上，或通过“拆分”，把在某一选区占优的反对党选民分散到多个选区；或进行“打包”，将反对党选民集中到某一选区，从而减少其他选区反对党选民数量，如此等等，手法多样并可组合。有学者指出，如此操纵，是政客挑选选民，而不是选民挑选政客。这种做法加剧政治极化，却

被两党反复利用。

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·马丁8月4日警告，如果得州共和党人重划国会选区，民主党州将“以牙还牙”。纽约州州长霍楚尔4日表示，如果共和党重写规则，那么民主党“别无选择，也必须这样做”。

近年，俄勒冈、印第安纳和明尼苏达等州都发生过类似的州议员“罢工”阻挠立法事件。休斯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兰登·罗廷豪斯指出，此类现象频发反映出美国两党极化和党争加剧，得州“显然是全美政治的映射”。

■据新华社

军哥说新闻

## 拒养残疾儿?不准离! 为弱勢者竖起道德标尺



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一份驳回离婚诉求的判决书近日上了热榜。妻子远走东莞务工，丈夫留守老家育儿，双方长期分居且互相推诿抚养言语一级残疾的幼子——当他们执意离婚闹上法庭后，法官一槌定音：不准离！

判决书说得很清楚：想“自由”各奔前程，先安置好你们共同的孩子。最终这对夫妻也服

判息诉。眼下这个无法开口说话的孩子小熊至少还有爸爸和妈妈照顾。

这起离婚案件的判决，看似“突破”了离婚自由的常规逻辑，实则以司法温情守护了未成年人权益的底线，更通过裁判文书向社会传递了“家庭责任不可避免”的价值共识。判决书的字里行间，在冰冷法条之上，清晰镌刻了一把关乎责任与良知的“道德标尺”，它丈量的深度远超一纸婚约的存续，而直抵社会对弱势者的庇护底线。

诚然，法律保障离婚自由。但自由的神圣边界，正在于不伤害无辜的他人。此案的核心并非感情是否破裂的形式主义判断，而在于如何安置那个被沉默所困的幼小生命。当父母在法庭上互相推诿责任时，一个锥心问题摆在面前：一旦婚约解除，这个特殊孩子将栖身何处？若法律此刻仅机械适用婚姻解除要件，无异于为实质遗弃打开一道合法侧门，让最无力自保的生命在司法缝隙中坠入人生深渊。

法律在此刻的克制，恰恰是最高等级的主动守护。《民法典》中“保障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”的原则并非空洞教条。法院超越程序理性，洞察到婚姻解体的即刻威胁，正是小熊的基本生存发展权。这判决的“不离”并非捆绑怨侣终生，而是以程序中止作为威慑与调停的工具：请先安置好你们共同的孩子，再来谈彼此的自由。它以法之名强力纠偏失衡的家庭责任，迫令父母无法再对那双无助的眼睛视若无睹。

这纸判决更是社会道德共识的庄严公示。当下对个体权利扩张性理解的某些潮流中，家庭内部“义务共同体”的价值基石正被悄悄消蚀。本案中父母对残疾孩子的回避心态，恰是某种病态个体观的映照。裁判文书以司法之名鲜明宣告：血缘缔结的监护责任，绝非个人幸福征程上可轻易卸载的沉重包袱。

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案的回应，更是对全社会的提醒——家庭的温度，终究体现在对弱小的担当里；司法的力量，既在于明辨是非，更在于守护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群体。

诚然，司法不能无限承载社会失能的代价。此案也像一面镜子，映射出基层康复资源与制度性支持体系的不足。当父母在面对高度残疾儿时，如果力不从心，以致试图逃离，我们需审思国家支持体系的触角是否足够扎实可靠。唯有让特殊家庭的肩膀不再孤立地承担全部重压，法律所持守的道德标高才更能凝聚共识，而非被视为难以承受的“道德重担”。

爱情不在，但亲情还在。婚姻或可离散，但司法为弱势者所竖起的责任标尺永不褪色。岳阳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提醒我们：一个文明社会的法律之光，其亮度取决于它最微弱处是否被温暖照亮。

■文/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评论员 张军 晓风 视频/刘文